

## 寂寞白堊紀

屋裡一股子霉味，季節也是，像被體育課汗溼的襪子，熱又難聞。

雨嘩啦啦地下個沒完，鐵皮遮雨棚叮叮噹噹作響，如貓的寂靜，驚嚇得往屋裡逃竄，爬過屋的每一處，牆角、梁柱、與其他，全被吸附填塞了無言。

那是四四方方、格局工整的空間。我的家。

客廳天花板日光燈下懸了一盞吊扇，不時一圈圈轉動，錯落著光影重重。一遍又一遍像繞著海馬迴，輾轉幾個圓周之後又回到了原點，童年記憶被豢養在這裡，卻支離破碎只餘零星光點。白熾燈泡的色澤。

電視機是深夜時分裡同樣空間中唯一的光源，照亮深夜歸返的家人，霓虹燈管會在他臉上交織炫奇的彩漾。盒子裡的人同他講話，哼哼哈哈，看的人也跟著哼笑，夜闌更深，這樣的窸窣窸窣卻是這四方一隅的一天中唯一的一點聲響。

清晨來了，晚歸的人回房間睡下，早起的人醒來，無縫接軌空間的使用權。那是我的時間，仍舊腫脹著惺忪睡眠卻有不得不前進的必要，比方說六點四十五分準時到站的公車，比方說搖晃的腦袋一頓一點的跟我搶著為數不多的座位。所以我盤坐在沉默的電視機前，唏哩糊塗的嚼完早餐，任由黑色螢幕相映我的無言。我尊重寂靜，它們好久以前就盤據於此，而我不敢叨擾破壞。於是我插上接頭，把音樂鎖在耳機裡，扭熄了屋裡的一切；鎖上門，隔絕世界與屋子裡發酵的沉默，轉身投入巨大的城市之中。

然而還是無可避免的沾染上了陳舊，致使我認為自己與世界格格不入。

春夏交替的季節，眾人勃然的生機，哪裡都正高談闊論著。我越發想要跟上他們的步伐，涉及一兩句評論，卻是無法。我感受到落下的話題已然淹到了腳踝，我也漸漸化作河流沉積，上漲，減頂。隔著水面區分了兩個世界，下面的我仰著頭嘴巴一開一闔，然而聲音全反射回了水底，嗡嗡嗡，灌穿我的耳膜。此時我無比希望地吸引力能竭盡所能的去吸引一場雨，去潤澤這個世界、一派水溶溶的光景，容我於世界之中。我猜想也許介質同了，聲波就能透過折射傳遞。然而天空的雲層稀薄的擠不出一點水來，空氣裡嗅不出一丁點濕氣，大概所有的溼氣都被深鎖在那個四方一隅的空間裡沒有出來。

我只好回到那個，被稱為客廳的空間裡龜縮。

霉味在角落裡湧生，伴著灰塵一起。我逐漸與客廳融為一體，蜷曲著背脊偽裝成傢俱，與角落的住客共生，呼吸著同一片潮濕悶熱，闌靜無光的靈魂們共守一片安穩。沙發，茶几，書報堆，盆栽，置物櫃，對空間的依戀驟生。我出不去了，它如圈圍禁錮我的行動，而我又蛀生在這裡，怎麼能逃？不逃，就這樣殘喘在這裡；逃，就失去了唯一的樂土，安生立命的居所。

逃與不逃之間，我又陷入了記憶的海馬迴。

啪——電視開了。那是家人歸返。螢幕裡的人或哭或笑或打或罵都與我無關，但是客廳裡傾注了聲響，陡然出現的雜音令我不安。

「媽媽！」完蛋，又開始了。

我讓自己的聲音盡可能的輕巧「媽……媽……」

像打嗝似的不止息重複、輪迴。我無法克制自己，只能用雙手牢牢抵著下顎，閉緊雙唇不讓聲音溢出。然而我必須要發出最正確的發音，我必須確定尾音是上揚的，我不能接受不完美的語言，即使只有一個字，我無法阻止自己的聲音。是誰將我神經被削的太尖太細緻，輕觸也能輕易碎裂成屑屑。

啪——電視關了，媽媽回去房間。世界總算又悄然無聲。

我的眼淚從臉頰上滾落，輕柔，落地聲卻無比的大，咚、咚、咚、咚，在耳膜外炸開，葷狀雲燃燒成兩行。「媽媽，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！」我在心底一再再的道歉，顛巍巍的雙唇卻不敢發出一點聲音。

比眼淚更燙的是掌印，辣辣地，描繪清晰的烙在臉上。攫獲了我所有的感官集中於左邊臉頰。只剩耳鳴隔絕了世界，我窄小的空谷虛浮著一聲又一聲破碎的道歉，交雜迴盪。我在一個家的心臟上鑿了一個穴住在裡面，保護除了我以外的全世界不被我傷害。

二十三，二十九，三十一，三十七。我扳起手指頭開始計算質數。醫生告訴我害怕的時候就計算質數，由小到大，現在到未來，他們跟我一樣是異於它者的存在，都無法被世界劃分的存在。

其實，我知道我有病。聲音就是我的病灶。

第一次發病是在國小三年級的演說比賽會場上，我記得題目是「媽媽」。題目是預知的，講稿是寫好的，而且在同學放學後的教室裡被送給老師聽過的，但是當講台底下一雙雙眼睛瞪得銅鈴那般大，盯著我，又帶點好奇，彷彿只要一出錯就會惹得全場哄堂大笑。我宏亮底唸起：「媽媽一肩扛起家、媽媽的頭髮烏溜溜像絲帶一樣、我的媽媽偉大又漂亮、我最愛媽媽……」。突然間，我緊張激動而飆高的聲音破了一個洞，破洞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遍禮堂，然後有一些東西破碎了，變成很多一片一片，是台下小學生凝固的專心、是禮堂的彩色玻璃窗、還是那年十歲的我的心靈？

於是我重說一遍，又一遍，再一遍，直到老師把我拉下台。

我沒有完成演說，台下沒有給我掌聲，階梯一格格往後退，退到幕後我就甚麼都不記得了，腦中畫面只有重播的語句、抽哽與鹹澀。

魔咒一般，此後不論場合，只要我發音錯誤，我就訂正。三遍，五遍，七遍，直到完美正確。我無法接受恰如其分以外的其他選項，我只要完美。我以為當我完美了世界就能接納我，分一點掌聲給我；那些碎裂的也能一片片黏合。

我一直在努力，再試試看吧，但不知道誰先說了一句：「你有病！」

同學竟然都相信了，倏地就一哄而散。學校裡的小圈圈是一個又一個的集合，而我在集合之外。一個不完美的世界大家都有一兩個缺點，我一再追求完滿傷害了所有人，於是他們看我的目光充滿了厭惡。缺點相似的人們集結成群為彼此撫拭傷口，我努力遮遮掩掩我的缺陷，反倒被排除在群體之外，成為了單獨存在的質數。難道我真的有病？

為了解決我的病症，媽媽一間一間醫院底掛號，找個一個又一個醫生看診，答案是「雙重精神性官能症，可以服藥控制。」但是我不能吃藥，儘管媽媽日日將藥丸分成四個格子，一格二粒，粉紅色和粉黃色的，小小的，但是它出現在教室書桌上卻顯得異常底大，引起同學虎視眈眈。吃，不吃？

我不吃，吃了就是承認我有病。我沒有病。

漫長的醫療時光裡，勸說服藥的應對間，媽媽的耐心被焦慮磨平。

當媽媽只剩焦慮沒有耐心時，我就不再吃藥了。

一天夜裡，我瑟縮在寂靜客廳我的小小宇宙，卻聽見黑暗陽台裡媽媽的聲音，帶著濃濁鼻音說：「大概是與阿爸相同的症頭，早知會這樣，婦產科就……」我坐在紗窗後面，看見媽媽的肩膀在沒有月光的黑幕裡抽動。

我聽見整個世界的指責。那些聲音像細菌鑽進我的毛細孔，我分不清楚哪些是真實、哪些是幻想，我只是不斷底聽見竊竊私語叨叨絮絮從四面八方傳來。我開始洗手，頻繁底檢查門窗有沒有上鎖，然而我抵擋不了細菌或是惡意的侵擾。

「瘋了！」經常外宿不歸的爸爸一見到我就這樣搖頭嘆息。

小學三年級演講裡上那個「偉大又漂亮的媽媽」也不存在了。家裡多了菸灰缸，餐桌上多了空的香菸盒，空氣裡都是尼古丁，每週二和週四，媽媽會提早回家，趕上資源回收車，扔掉一罐罐空酒瓶。她會我咆哮，尖叫我不要再洗手，呼喊怒斥我別再來回走動重複鎖門。我像白堊紀的恐龍，以為自己非常巨大，需要高度含氧量，以及溫暖和愛，但是當關注來襲，卻產生二氧化碳般的排斥性，低溫如白雪的驟降。

我不怪媽媽，生命被生活折磨著，我們都失眠顛倒作息。鄰居不只一次在樓梯間談論「三樓那戶有病的女兒」，我想像噁心的負面情緒像橡皮糖卡在她的心裡，可能很想割捨，卻又無能為力。媽媽很少打我，只是偶爾，當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永無止境的洗手或嘔語。畢竟我已經不是十歲的我，非常難得的日子裡，我會偷偷吃藥和童年偷吃糖那樣，我也想像變好，變得和別人一樣。

在悠悠的成長時光裡，曾經我任由沉默灌漿，封死聲帶，我發現只要我不講話就不會發病。我在客廳建構了我的寂寞窟窿，裡面悄悄地沒有聲息，像白堊紀里即將滅絕的恐龍，或者一切生物。這是我身為一名罪人的贖罪，我的懲戒，我傷害了世界所以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

從我被訂下了強迫症的罪狀，我就喪失了博取同情的資格。

吊扇又開始繞起了它的圓周，斑駁的黃光一點一點的將我包裹。這個四方一隅的空間養了我，我緩緩的吐息生怕又驚擾了誰。我成了空間裡的擺設，光陰與我不過就是一場拉鋸戰，彼此消磨。我盡我所能的壓縮自己的存在感，掛在西南季風裡風乾，我願意給這個世界最大最多的溫柔，甚至我願意失去聲音……

真的，我不要完美了，我只想要被世界接受。